

冷劍烈女

司馬紫煙

呂子奇氣得哇哇大叫道：「混帳！你怎可將老夫與那些鼠輩相比……」

邵浣春也道：「金蒲孤，呂老先生乃長白武林名宿，身份崇高，你不能如此侮辱他！」

金蒲孤冷笑一聲道：「你們與劉素客互結一氣，其罪行較諸十六兇人尤有過之，我罵他幾句還算客氣的！」

呂子奇微異道：「劉素客？劉素客是誰？」

金蒲孤冷冷地道：「你還裝什麼蒜，若你們不是與劉素客連成一氣，怎知到此地來找我？」

呂子奇瞪大了眼睛，望著石慧道：「小浣！你說！這是怎麼回事？」

石慧低頭不語。

呂子奇又朝邵浣春叫道：「浣春！你不是說姓金的一直住在杭州城嗎？那劉素客又是怎麼會事？」

金蒲孤連忙叫道：「胡說！我抵達杭城還不到兩個時辰，你們就找了來……」

石慧這時才道：「劉素客是一個武林隱士，他心憤金蒲孤逼死我爹，要幫我報仇，所以才用飛鴿傳書，告訴我姓金的下落！」

金蒲孤冷笑一聲道：「劉素客的良心真好，你們對他所知僅限於此嗎？」

邵浣春立刻道：「他是個溫文儒雅的讀書人，還能怎麼樣？」

金蒲孤笑笑說：「你們若是到十大門派去問問那些新起的掌門人，就知道劉素客是怎麼樣一個人了！」

說完又對呂子奇道：「呂老頭兒！因為你在東北尚有令譽，所以我特別寬容你一次，快走吧，莫再自尋沒趣了！」

李青霞連忙低聲道：「金大俠，呂老英雄為人極其正直，他現在可能是受了蒙蔽，你為什麼不跟他解釋清楚！」

金蒲孤微微一笑道：「我並不在乎他與我為敵，劉素客既然利用他前來找我的麻煩，一定認為他的武功比我高明，因此我倒是很希望給也一點顏色……」

看看這番話故意說得很響，呂子奇果然受了激怒，厲聲大叫道：

「金蒲孤！老夫根本不知道有劉素客這個人，可是憑你這種態度，老夫也得給你一點教訓！」

金蒲孤哈哈一笑道：「祇是一點教訓，劉素客會失望的，他是要你殺死我！」

呂子奇正色道：「老夫習武之初，就曾立下重誓，絕不利用武器殺人，否則那十六凶人也不會等到你出手來剪除了……」

金蒲孤笑了一笑道：「這麼說來你要如何教訓我呢？」

招魂

倪匡

白素閒閒地引他說話：「你的話，在你上次離開之後，我們討論過，覺得很不明白，那鬼……和你一起，結結實實的？」

齊白點頭：「如果不是他自己說出來——半也是我料到的——他的身份，我根本不會把他當鬼，祇當他是人，我甚至捏過他的手臂，就像捏我的手臂一樣。所有的有關鬼的傳說和記載，都沒有提到過鬼可以這樣子，那種奇特的現象，衛斯理，如果你不去體驗一下，那你還算是什麼衛斯理？」

我皺著眉：「他進食？呼吸？」
齊白點頭，我又問：「他喝水？睡覺？便溺？」

齊白直點頭。
我和白素異口同聲：「那他不是鬼，根本就是人。」

齊白苦笑：「可是他實在是一個鬼，情景詭異絕倫，其中一些細節我不能說，你要是一去，立即就可知道。」

我又想了一想：「也不是太詭異，那情形，照你所說的，是一個被鬼上了身的人。」

齊白陡然震動了一下，他顯然從未想到過這一點，張大了口，吁著氣。接著，又做了一些沒意義的手勢，想來是在回想他和那鬼相處的細節。

過了一會，他又長長地吁了一口氣：「你想的……大有可能，因為他實在是一個人，可是……鬼上身……一個古老的鬼魂，進入了他的頭腦，使他以為自己就是那個古人？」

我很高興：「你明白了？這種情形，不算很特殊，嗯，最近我就見到一個人，以為他自己是李自成，見良辰美景，以為她們是紅娘子，來找他報殺夫之仇。」

齊白沉吟不語，我雖然這樣說了之後，心中不禁陡然一動，向白素望去：「我們一直都以為那個自以為是李自的人是瘋子……可是也有可能……那是另一宗『鬼上身』，李自成的鬼魂。控制了那人的思想。」

白素的神情很怪，那自然是她想到了我的假設，並非全不可能之故。

而我的假設如果成立，那當真是怪異至極了。古今中外，不知道有多少人出生過，又死亡了，所有死亡的人，自然都有靈魂，不知以什麼方式存在著，要是這種靈魂入侵人體的事大量發生，那會怎樣？

滑稽一點的想法，是兩個陌生人見到了，忽然會生死相拚，因為一個被李自成的靈魂佔據了，一個被崇禎的靈魂佔據了。可怕一點的想法是：「要是希特勒的靈魂，忽然佔據了人的身體，那會不會又引發一場大屠殺？」

由於人類對靈魂的來、去、存在，遠處在極度無知的狀態之中，所以這種侵入，幾乎無法防止。

古今中外，本來也都有零星的、不完全的靈魂侵入人體的記錄，可是似乎都沒有眼前這兩宗那麼嚴重。費力醫生在那次聚會之中，曾提及「一個進攻陰謀」，後來他說那是病毒的進攻，病毒的進攻，還有跡可循，靈魂無形無蹤的進攻，人類如何防禦？（四十二）



第六章

「沒想到原來你就是Lisa！」
歐嘉芝的眼神中仍有掩不住的不敢置信與興奮。人跟人之間的緣分真是奇妙，原來她們早在半年前就已經見過面了。

「對啊，我根本沒想到你就是Helen，難怪第一次遇見你時，就覺得有種似曾相識的感覺。」

吃著凱撒沙拉的辜仲柔，既感動又開心地說著，一邊回想著當初兩人擦肩而過時的熟悉感。

「我真得好開心！自己的好朋友能替自己設計婚紗，實在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，我想這婚禮一定會讓我永生難忘的。」她持續感動著。

「那你昨天在msn上說要親自告訴我的事，是不是就是你的婚事？」歐嘉芝猜測道。

「呵呵，你祇猜對了一半，另一半嘛，就是我希望你能來當我的伴娘，Helen，好不好？」

辜仲柔提出邀請，期盼的眼神直直地望著她，雖然自己跟Helen是第一次正式見面，但她早把她當成是自己的好朋友了。

「當然沒問題。」歐嘉芝二話不說，很阿莎力地答應了。

「真的？嘉芝，謝謝你！我哥等一會來接我一起去看傢具，待會順便介紹你們認識，他就是要跟你配對的伴郎。」

辜仲柔高興極了，她終於搞定了自己的伴郎跟伴娘了。而且最令她開心的是，大哥跟Helen的外型，簡直登對到不行。

再搞不好——他們兩個會一見鍾情，萬一真是這樣，那就真的太棒了！

「你哥？他會缺女伴嗎？」歐嘉芝記得Lisa曾經提過，她的哥哥是個能迷倒所有人的萬人迷。

「唉，就是因為我哥太受歡迎了，所以我所有的女性朋友全都央求我一定要讓她們跟我哥配對當伴娘，為了以示公平，

呂子奇道：「你自以為一支強弓，一袋金僕姑長箭無敵於天下，老夫就要憑掌中十二枚金錢鏢給你一點教訓，我們一箭換一鏢，看看是誰的厲害！」

金蒲孤淡淡地道：「對不起得很，我的金僕姑長箭祇用來對付奸邪之輩，箭出分生死，可不能利用來爭強好勝！」

呂子奇大怒道：「小子！你不敢較量就乖乖地認輸，跪在地上磕三個響頭，折弓毀箭，老夫就放過你，要是這樣要賴皮，老夫可不客氣了！」

金蒲孤豪不在乎地道：「不客氣又能怎樣，反正你不能殺人……」

「老夫雖不能食言殺人，可是對於卑劣無恥的懦夫另有一套懲戒的辦法，照樣可以叫你受足苦頭！」

金蒲孤仍是很平靜地道：「我想先聽聽你的懲戒手段，到底有多厲害，假如不太難受的話，我寧可接受你的懲戒，給你一個下台的機會！」

這番話使得所有的人都為之一怔，誰也沒想到金蒲孤表現這種態度，呂子奇大叫道：「小子！你把話說清楚，到底是什麼意思？」

金蒲孤微微一笑道：「我就是這個意思，因為你活了這麼一大把年紀不容易，平生所為又沒有什麼大錯，我實在不忍心殺死你，可是我答應與你較量後，你又很少有活命的機會，算來算去，我祇好讓著你一點，以免你空跑一趟……」

呂子奇大叫道：「放屁！老夫豈會要你讓手……」（一一八）

天使花嫁

陶樂

乾脆大家都不要了，就由你擔任哥哥的女伴，相信大家一定會心服口服的。」

在整場婚禮的準備工作裡，她沒想到最棘手的事，竟然就是替自己的大哥找個伴娘。

幸好有Helen幫她。

找自己的大哥當伴郎，好朋友當伴娘，嗯，Perfect！

「你哥身體復原了嗎？我之前聽我爸說，他醒來後就轉院了。」喝了一口柳橙汁，歐嘉芝對自己未來的男伴，突然好奇了起來。

「嗯，他大致都康復了。當初會迫不得已轉院，是因為家裡收到消息，有八卦週刊的記者知道我哥住院了；且我哥那時才剛醒，身體有點行動不便，記憶又有些混亂，所以我媽作主讓他轉到國外去休養。」辜仲柔把來龍去脈解釋給她聽。

「原來如此。」歐嘉芝點點頭，原來是他已經轉院了，難怪老爸可以放心地去環遊世界。

「老實說我真佩服我哥，他剛醒來的時候連走都沒辦法，竟然可以在短短幾個月內就復健成功，而且上個月就已經回臺灣繼續當他的工作狂了。」如果是她，一定會偷懶休息個幾個月再回來。

「他是為了救人才出車禍的，好人果然會有好報。」事實證明，老天果然是有眼的。

「對了，你哥是在L.A.哪裡出的車禍？」歐嘉芝祇是隨口一問，沒想太多。（二十七）

村民們突然被意外的槍聲和淒厲的哀叫聲驚醒。

槍聲不祇一響而已，停頓了一會，又連續傳來二三聲哀叫、悲鳴、求赦的聲音逐漸大聲起來，村民們紛紛衝出門外探究發生什麼事情。

祇見一位瘋狂的男子迎面奔來，他穿著一件立領上衣，腿上綁著綁腿，腳蹬草鞋，頭纏白布，白布上還綁著兩支像牛角一樣亮著燈光的手電筒，胸前掛著一個煤油燈，腰間插著一把日本刀，單手持著獵槍。

村人見狀不禁嚇昏了，不，應該說他們還來不及反應之前，男人手中的獵槍已經噴出火花，當場將來人擊斃。

這個男人就是要藏。他就是以這身裝扮一刀將妻子砍死，而後像一頭喪心病狂的野獸般衝出家門。

他總算有一點良知，沒有傷及兩位姑姑和小孩，然而被他撞見的無辜村民不是被砍死，就是被擊斃。

後來經過調查，有的人家聽見外面的敲門聲，不明就裡地將門打開，就突然遭到槍擊斃命；還有某對新婚夫婦才剛入睡，窗戶被撬開一寸，伸進一管槍口，先是擊斃新郎，接著又一發打死從夢中驚醒的新娘；更令人扼腕的是新娘與要藏沒有絲毫瓜葛，她剛從十里之外的村莊嫁到此地。

要藏到處行兇，直到黎明將屆時分寸逃進深山，結束了恐怖的一夜。

第二天早晨，附近接到快報的各村鎮記者和警官趕來時，八墓村已經遍地血腥，慘不忍睹，幾乎到處都可以聽到瀕死的呻吟和微弱的呼救聲。

當時被要藏攻擊成輕重傷的村民不計其數，當場死亡的有三十二人。這真是一件慘絕人寰的事件，也是世界犯罪史上少見的案例。

非但如此，逃入深山的重犯要藏從此行蹤成謎。由警官、消防隊員，還有村裡的年輕人所組成的自衛團，連續數月搜遍了附近的群山和地底的鐘乳洞，依然找不到他的下落。

當事情發生後經過一段相當長的時間，人們逐漸趨於平靜時，仍有人發現許多證據顯示要藏還活著。

村民們經常發現有牛隻被射殺，身上的肉被橫切縱剖，殘骸週圍留有取火烤肉的痕跡。

因為村裡的牛隻整個冬天都被關在牛欄裡，到了春天才野放到山坡上，放養的牛隻隨意吃野草，從這個山頭漫步到另一個山頭，有時候還會越過縣界到鳥取縣。這些牛隻經過一個月或半個月的放牧後，因為需要鹽份，便會自動下山回到飼主的家裡。

由此可知，逃往深山的要藏不但沒有自殺，甚至還有非常堅強的求生意志，這又燃起村人新的恐懼。要藏的行蹤現在依然無從得知，他潛入深山已二十餘年，依據常識判斷，他不可能活這麼久，但是有為數不少的村人仍堅持他還活著，而且所提出的證據相當牽強。

那時，被要藏當場擊斃的有三十個人，三十二的數字正好是八的倍數，換言之，就是每位八墓神均追索四個犧牲者，如果要藏死了，犧牲者就多出一個，所以有些人認為要藏還活著。（五）

聽月樓

作者：佚名

單言學士宣爺見有了迎娶吉期，便叫家人收拾洞房，又雇了好些老媽大娘，伺候聽用。又去叫廚役，定戲班，制備學士的職事，家中張燈結綵，廳上擺列陳設一新。忙忙碌碌，也忙了十幾天。諸事已齊，到了吉期，也請了好些疏族遠親及左鄰右舍到來吃喜酒。閤城文武俱來道喜，送禮一概不收，留著吃酒、看戲，托了親友相陪。到了晚間，先是大媒建昌縣擺了執事到柯府，後即發動花轎，也是全班執事，十六個披紅家丁扶轎掌燈，外面三聲大砲，鼓樂細吹，一路迎到柯府。也是三聲大砲，將花轎抬到至中堂放下。那些俗禮不消細述。

且言寶珠已在燈下開了臉，梳妝已畢，穿了官誥。所有妝奩已於三日前鋪到宣府，如媚、如鉤兩個丫環仍命陪嫁過去。此刻母女分離，又免不得依依不捨，灑了幾點風流淚。外面鼓樂已催妝三次，要請新人上轎。女兒抱轎，俗例卻是尊翁，夫人叫丫環去請柯爺，柯爺不知去向。且看下文。

第十九回 正言規友 當道鋤奸

詩曰：偏做一生志不回，至親空少笑顏開。

魚書遠寄來千里，佩服良言免忌猜。

寶珠出嫁請柯爺抱轎，四處找尋不見，丫環回了夫人。夫人怕錯過吉時，祇得叫進兒子鳴玉，抱了姐姐上轎，夫人含淚送女兒到轎子內坐下，打發轎子動身。外面三聲大砲，建昌縣領轎先行，一路鼓樂細吹細打，喜炮連天，迎到宣府。轎登內廳，自有僕相贊禮，兩邊喜娘攙出新人，又是僕相贊禮，迎出新郎。宣爺是穿的學士品級服色，登了紅氍，與新人並肩站定。先拜天地，後謝聖恩。回來交拜已畢，用五色紅巾拉入洞房合巹、撒帳，少不得有諸親友男女人等看新娘，鬧新房，直到二更方散。宣爺夫婦方才共上床，解帶寬衣，效魚水之歡。一夜恩情自不必說。

到了次日起來，夫婦雙拜家堂，又遙拜公婆。拜畢，夫妻坐下。先是裡面僕婦丫環叩頭，後是外面家人書僮等叩頭。這一日是家宴，並無外客。夫妻對面坐定飲酒。如媚、如鉤左右執壺斟酒。宣爺叫聲：「夫人呀！想下官為夫人的婚姻，幾於性命不保；夫人為下官的一幅詩箋，亦幾死於非命。你我夫妻從患難中成就這段良緣。若不虧裴伯父一力週旋，你我夫妻焉有今日！應當供他長生祿位，早晚燒香，保佑他壽命延長，公侯萬代，還報答他不盡呢。」（六十七）



聖路易新聞電子報

不斷的進步與更新，更多、更優的服務是我們不變的目標

十六版週週上網，廣告效應無遠弗屆，再也不會錯過

與全美各大城市中文電子報連線，立即查閱全美華人僑社動向

請上網：slcj.us

電話：314-991-3747 傳真：314-991-2554 e-mail:slcj@slcjmail.com

神機妙算張太乙

張天師64代再傳人

鑽研

子平八字
三元風水

45年
經驗



太乙網址：tai-i.com

精選（陰宅、陽宅）風水可補運

化解

經濟
婚姻
健康

危機

個人生涯規劃（人生地圖）

詢問電話：(626)255-0558

9909 Marshall St., El. Monte, CA91731